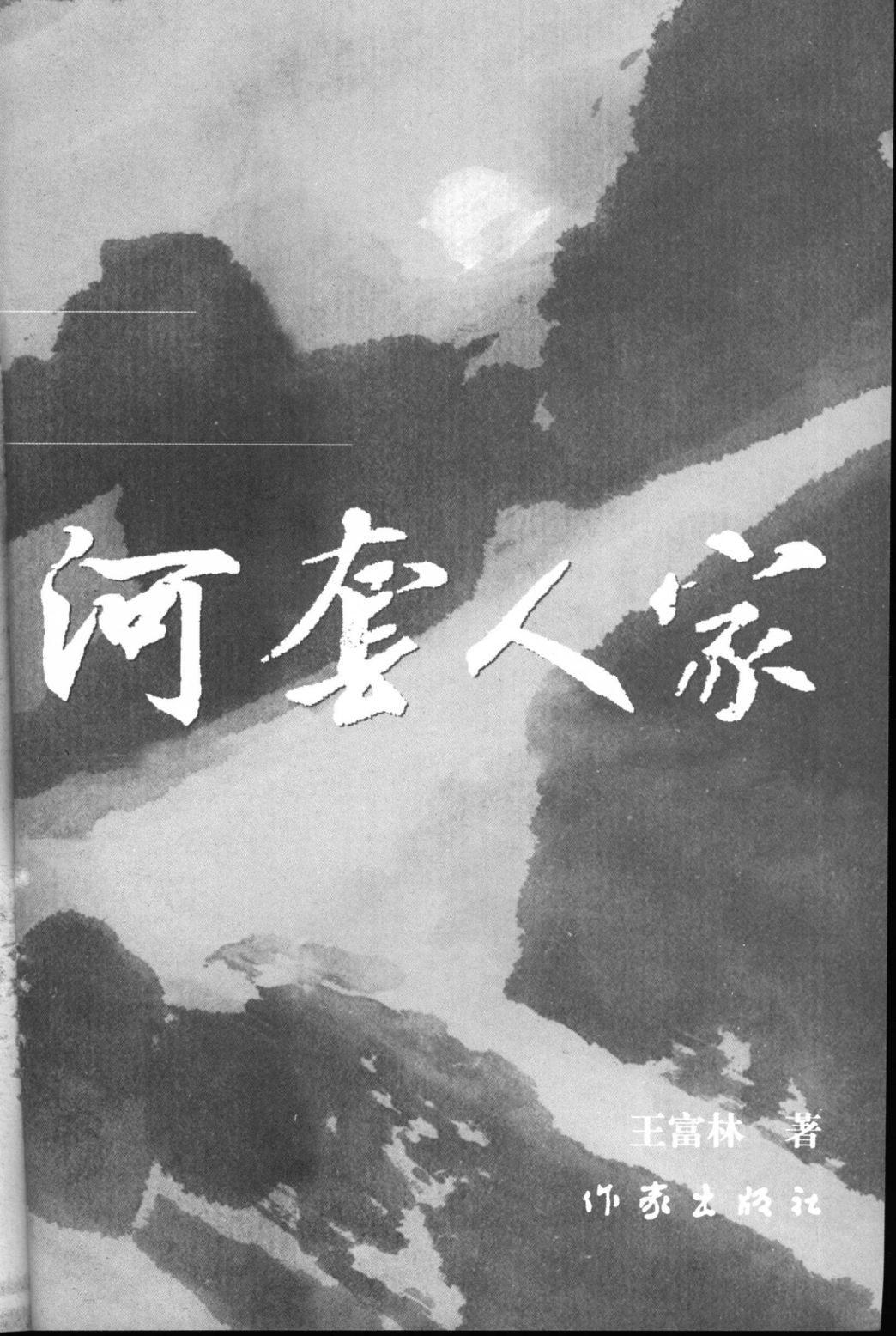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is a blue-toned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landscape with dark, craggy mountains and a winding river or path that flow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upper right. In the upper center, there is a bright, circular light source, possibly a moon or a sun, which is rendered in a lighter blue color. The overall styl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but with a monochromatic blue color scheme.

河套人家

王富林 著

作家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landscape with dark, craggy mountains on either side of a winding river or path. In the upper center, a bright, circular moon is visible against a lighter, misty sky.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atmospheric,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

河套人家

王富林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套人家/王富林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 8

ISBN 7-5063-3719-3

I. 河…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1829 号

河套人家

作者: 王富林

责任编辑: 雷 蓉

装帧设计: 一方人杰企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00 千

印张: 16.5

插页: 1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719-3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王富林

王富林，男，汉族，辽宁沈阳人，后迁居内蒙古河套地区。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从事教育、文联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环境文学学会会员。

196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专业。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有短篇小说、杂文、散文、文学评论。主要成就在长篇小说方面，与人合作，迄今已出版《希望》上、中、下，《春》、《巴彦塔拉》、《宝日呼很》、《甘珠尔迷雾》、《驼铃的回音》、《德力特》。

现为巴彦淖尔市作协名誉主席。



王富林 著



RENJIE

一方人杰 企创有限公司
RENJIE BRAND COMMUNICATIONS

封面设计
010-65015048

“妈呀!”

“悄悄……”

刘改芸的双唇被他咬住,只能挤出含混不清的呻吟。改芸全身燃烧起来,收缩成一团。

她想挣扎,动了几下,就放弃了这种并不情愿的努力。她的头脑中一片空白,把身上的男人紧紧地搂住。

“小方哥哥……”

断断续续的梦呓含在嘴里。

“改芸,改芸。”

男人的嘴松开。

刘改芸的知觉一片迷雾,她沉浸在惊喜和愉悦中。她渴望过,但很朦胧。男人女人之间究竟应该或者肯定,发生什么,她没学过生理卫生知识,也没人教他。父母也许顾不上,也许对此讳莫如深。

不用说她,连哥哥都二十好几的人,还没个对象,为甚?父亲的地主帽子就注定了刘家低人几等,没人肯把女子嫁给哥哥。改芸知道自己长得俊俏,在红烽公社是个人尖尖,貌比昭君西施也不行,地主的帽子不光戴在父亲头上,一个地主子女的头衔,就让她身价大跌,到了出阁的年龄,也不见有人上门提亲。

队里像她这么大的女子,聘出娶进有十来个,娃娃都满炕爬了。

改芸青春焕发,做过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梦,可她怎么也梦不到,自己的身体会跟这个人融合到一块儿。

他是什么人呀?人家生活在天堂上。

自己又是什么人呀?几乎跌到地狱中。

刘改芸弄不清，她只认为，身上这个男人从此就钻进她的心里，成了自己在人世间最好最亲最爱的人！他叫她从一个闺女变成了一个女人，自己永远离不开他了。

她的脸一拧，闪开后生的亲吻。

“哧！”改芸忘情地笑了。

“你笑甚？”

“失笑！”

“失笑？”

“想笑……”

“说给我。”

“不嘛！”

“真格？”

“真格！”

后生把她的嘴唇找见，紧紧咬住，改芸就腾云驾雾，成了仙女。

“力元哥！”

她把后生的脸捧住，在夜色里寻找他的一双眼睛，一团青草味，飘到鼻孔上来，叫她意醉神迷。

她的世界里只剩下这个改变了自己的“小方哥哥”。她也有了自己的男人。

星光把夜幕挤得满满的，夜气凉凉的，嫩草绵绵的，还有身上的他光光的。

“天堂……”

“不，改芸，这是地狱！”

“地狱？”

“对，你忘了？”

刘改芸呻吟起来，泪流满面，可嘴里的话是：“你真灰，叫人听下流故事。”

力元嘿地笑了。

“难活不？”

“不……”

“没说错哇，魔鬼一到地狱里头，就乖乖的了。”

“你是个……灰人。”

刘改芸在他的嘴上吸了几口，逐渐适应了后生对自己的爱抚。

这个典故，是力元在一个夜色朦胧的初夏，也是这个地方，他讲给她的。那会儿，改芸记得，全身滚烫，倒在他怀里。

他注视着她们妩媚的脸：“你的眼真亮！”

她心想，那会儿自己的两个眼窝里，肯定有两团火。

大学生告诉她，他是从一本什么《十日谈》里看到的：“哎，外国人真浪漫，把那种事写得跟圣经一样。”他知识可真多呀。他还讲给她听，古时候有个美人王昭君，就是从这儿出塞的，可惜，从那以后，这儿就再没发生惊天动地的事。大学生十分遗憾。

什么叫浪漫，什么是圣经，长到十八岁没离开红烽公社一步的刘改芸不懂，可她听明白了，大学生是在挑逗她、暗示她。

听完他的有关地狱的故事，改芸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面也有一团烈火奔腾。可她不敢，又怕又盼，只把头深深埋在后生的怀里，他们挨得更紧，坐在草地上，她能闻到从身上散发出的阵阵气味。

改芸心动神摇，喃喃低语：“力元哥……”

后生似乎感受到她火炭一样的身体在渴求什么，在她浓黑的头发上吹着热气：“改芸，改芸……”

刘改芸突然从他怀里挣脱，惊慌地跑开，丢下半句话：“我怕……”

方力元一把没拉住，刘改芸已经从这个黑压压的白茨圪旦里钻了出去，留下沙沙的脚步声。

后生叹息一声：“怕甚呀？”

以后有三四天，刘改芸没敢往沙梁上来。她一合上眼，就看见方力元的两只眼睛向自己凝视，她明白，自己在盼望什么，他在期待什么。

可她害怕，究竟担心什么，她也说不清，一阵见不上他又想得坐立不安，吃不下睡不香，脸色黄黄的，出工时无精打采，叫李虎仁吆喝了好几次：“瞎球闹，那叫锄地？”

妈妈小心翼翼的目光在闺女脸上绕来绕去：“改芸，咋啦？哪难活？”



“哪也不难活。”改芸不耐烦，越发感到被后生揣摸过亲吻过的地方，真真切切，叫她死去活来。

她从妈妈的眼光和叹息中明白，母亲一定清楚，女儿心烦意乱的原因。

“唉，她爹，该给改芸找个人家了！”

母亲忧心忡忡，对沉默寡言的丈夫说。

“我不要！”改芸怒吼一声，把两位老人吓了一跳。

“不要？”

父母满脸惊疑。

“改芸呀，都是爹害得你啊！”父亲脸上老泪纵横。

刘改芸忙把爹扶住，泣不成声：“不，不，是……”

不是什么？从父母的满腹猜疑，她知道自己确实没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有好几次，改芸看见方力元站在队房的门口向她家瞭，可她不敢跑过去。那是“四清”工作队的驻地，一个地主的女子，哪能去那种地方。她不知一天当中，向这边瞭望多少次。

“力元哥，力元哥！”

这个工作队员的名字，在她嘴里咀嚼烂了，化成甘露，滋润她的心田。

那个水成波咋不当通信员了呢？改芸度日如年，望穿秋水。

这天，在地里锄麦子，水成波吹着口哨：“公社是根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悠闲自在，向她走过来。

刘改芸气都出不匀了，只管低头锄地，一锄拉下一片麦苗，心提到了嗓子眼跟前，她闹不清力元几天不来的原因，为他担心，生怕有个三长两短。毕竟，他是工作队员呀！

跟前没人。

“改芸，他叫你黑夜去。”

声音小得只有她能听见。

水成波仿佛什么也没说，继续吹他的口哨：“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

走了。



刘改芸拄着锄头，在他的背影上抛过感激：“好人。”

晚上收工回来，做晚饭时，她煮了三个鸡蛋。

父母没言喘，闺女好几天没胃口了，就让她吃去哇，尽管家里攒几个鸡蛋不容易，那是全家的酱醋、煤油的源泉。

改兴哥瞅瞅妹妹，吐口旱烟，脸上写着疼爱，深深叹口气，改芸听出了关心和无奈。哥哥总是说，凭妹妹的人样样，哪能活成这下场。

妈妈的叹息更深：“命哇！”

“命？日他祖宗，我就不信！”改兴哥脖子一拧，天地不认。

“改兴，住口哇！叫工作队听见，你不是背上鼓寻捶呀？”父亲谆谆告诫。

改兴忿忿地啐一口：“呸！”

刘家，就活在这种氛围中，三个鸡蛋，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引出诸多感慨。

刘改芸春心荡漾，匆匆吃过几口饭，就回到自己住的里间屋里，不知为什么，她滚了盆水，很认真很仔细地把身上洗洗，当她触摸到自己丰满、紧凑、结实的身体时，一片羞涩漫过心头，心咚咚乱跳。喃喃地叫着：“力元哥，力元哥……”

刘改芸呀刘改芸，哥哥常常夸你聪明，在这上头你一窍不通！她又咋能通呀？

当她一丝不苟地洗澡时，父母都去参加四类分子大会去了，改兴哥一言不发，出去也没跟她打声招呼。她知道哥哥心里苦，像他一样大的后生，早抱上娃娃了，搂上老婆了，他能不苦闷吗？

有时哥哥恨恨地说：“还不如当头牲口。”

改芸的心就淹在泪水里头了。

是啊，队里的牲口的婚姻大事还有人为它们操办呢。

哥哥一表人才，心灵手巧，初通文墨，是队里数上头的后生，闺女们咋就瞎枯了眼，没有一个上门的呀？

改芸忿忿不平。

“唉！”

刘改芸望着黑灯瞎火的房间，赶紧穿上衣裳，还格外拿了块平



时舍不得用的手绢,那可是大学生接触她不久,悄悄送给她的。白白的手绢,上面有几个蓝格格,改芸挺心爱,没别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捂到眼睛上,捂到嘴唇上,那上面有他身上的气味。

改芸对着黑暗中的一块小镜子拢了拢头发,急忙走到院子里,正要出大门,才想起鸡蛋忘在锅台上了。

“看把你慌得!”她一边责怪自己,一边转回屋里,把鸡蛋包在手绢里,匆匆跑出来。

阴森森的白茨圪旦在夜幕的映衬下,像个巨大的坟堆。刘改芸不怕,力元哥说那是他们的天堂。

夜气温温的,四周静静的。

沙梁对面不远的地方,忽闪着几片昏暗的灯光,刘改芸知道,那是大队部,也许,父母又在那里低头弯腰,听工作队训话呢。

“唉!”

刘改芸仰天长叹,她就不明白,一样样的人,咋就分成了三六九等?真成了她哥说的,还不如牲口,它们可没分出个贵贱高低来。

一粒两粒,七粒八粒,星光点亮夜空,真真的,明明的,比大队部鬼火似的灯影还清亮。大队部是社员们开会吵架的地方,改芸没资格去,年轻人们红火,也没她的份儿。

队里的闺女后生们最爱开会,人们攒到一块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揣揣摸摸,大胆的后生混水摸鱼,亲闺女们的嘴。改芸想象得出有多红火,可她去不成,地主女子,没那福气。

她口不服,心不服,论文化,她们有几个能比过刘改芸?她和哥哥都没上几年学,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是父亲口口相传教的,实际的程度,不比水成波那个小学校里的学生差。

这又有什么用?不能当粮吃不能当钱花。

赵六子倒大字不识一个,照样运动一来是理所当然的积极分子,批斗她父亲时张牙舞爪,满嘴崩屁。

“哼!”

刘改芸恨恨地向大队部瞭了一眼,发现自己已经来到白茨圪旦跟前了。不假思索,从那个只有他俩知道的洞口钻到白茨圪旦的肚子里头。



“力元哥！”

她轻轻地呼唤。

沉默。

“力元哥！”

沉默。

刘改芸的心一下沉重了，她双腿一软往下坐。

他可从来没有失过约呀！她忽然害怕了，四周黑黑的，没了他，这可真成了地狱。

“改芸！”

随着一声急切的呼唤，人已到了她身旁，不等她反应过来，后生就把她抱住，在她脸上不住气地亲呀咬呀。

刘改芸带着哭腔说：“你咋才来，急死人了！”

“这几天黑夜老有会，写材料。”

她手里的鸡蛋早跌到草地上去。

大学生不等她说话，搂住她滚在草地上，改芸喘息着说：“想死人了！”

软软的夜风包住了他们，草地如同绒绒的地毯。

大队部那边的会散了，高高低低的人声送过来。刘改芸说：“力元哥，天不早了！”

“舍不得。”

“明天再……”

后生恋恋不舍地离开，又在她嘴上亲了个管够，才拉她坐起来。

两个人头挨头，后生把她放在怀里不住气抚摸。

他是她的。

两人软成一摊，才并排躺在地上，互相注视。

“哎呀，我把它忘了。”

“甚？”

“鸡蛋呀！”

刘改芸坐起身，摸捞住鸡蛋，解开手绢，在牙上磕破一只，一边剥皮一边说：“你们工作队三不准，不吃贫下中农的油肉蛋，熬坏了哇！我慰劳你，亲哥哥。”



方力元侧转身，搂住她的腰说：“鸡蛋上又没刻记号，谁的皮袄不过冬呀？”

说着，去接鸡蛋，改芸摇头说：“不，我喂你！”

她咬一块，往他嘴里送一口。

三颗鸡蛋吃光，两个人的嘴还没分开。

“改芸，你怕不？”

“不！”

“咋不？”

“有你！”

“你妈舍得鸡蛋呀？”

“妈不舍得我舍得，你吃我的心，我也给你。”

后生回答她的是一阵亲吻。

“农村真穷，连煤油灯都点不上。”后生发感慨，“改芸，我今天看报，咱们中国有了大油田，告别洋油的历史了，以后，用油就便宜了！”

“真的？”她并不兴奋。

“真的。”他十分肯定。

刘改芸把脸贴在他的胸前，他感到凉凉的，扳起她的脸，上面满是泪水。

“你咋啦，改芸？”

“我，高兴的。”

“为甚？”

“你跟我好。”

方力元把她揽在怀里，不住地抚摸她光滑丰腴的脊背。

醉意朦胧的山曲在静夜中像一条线，在白茨间绕来绕去。

哥爱钻妹的猫道道

妹爱咬哥的毛耗耗

“又是苏凤池。”

方力元笑了一下说：“这个神汉，前几天批斗他，你猜他咋说？”



“咋说？”

“他唱山曲回答我们金队长的问话，闹得老金哭笑不得！这种人，你能把他咋办？”

“也算个可怜人！”

“哎，改芸，他唱得那是甚？猫道道，毛耗耗？”

刘改芸看着他，笑而不答。

“噢！”

方力元恍然大悟，“比《十日谈》还精彩。”

刘改芸已经躺在他身边。

“回家不？”

“不。”

“改芸。”他的目光落在她的眼睛里。

“星星好近啊！”

1

渠畔的沙窝又暖和又绵软，从温吞吞的水里头出来，趴在沙土上，浑身舒服极了。

太阳早就落到山背后，地面上仍然热气腾腾，熟透的小麦的香甜、玉茭的清润、草木的苦涩、土地的腥气以及人们的汗气混合在一块，就酿造出一个丰满芳芬沉甸甸的河套七月之夜。

贪心的人还在乘夜凉割地，人们的说笑和吆喝牲口的声音，穿过渠畔上的树林，此起彼伏，听得真真的。

庄户人的七月，七月的庄户人都在拼命。小麦是河套农民粮仓里的主力军，自然不可掉以轻心。

大青也像仍然活跃在地里头的那些人一样，还要割下去，硬叫二青把镰刀刁下，拉到这条渠里来了。

二青悄悄地对住哥哥的耳朵说：“你也不可怜可怜白白，这几天头脸都下来了，高考名落孙山，心情挺灰，又一连割了三天地，能挺住吗？”

大青憨憨地笑了一声：“我这个榆木疙瘩，咋就没思谋见！”说



着,在自己头上拍了一把。

二青嘿嘿地笑着说:“哥哥,你是全力以赴刨闹媳妇,其他的甚也顾不上了。”

大青瞪了弟弟一眼:“灰说。”

二青对在身后捆麦子的妹妹说:“白白,收工。你把铝壶提回去,叫妈熬上一锅绿豆稀粥。”

白白在他后面几步远,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地捆麦子,发脆的麦秆在她手下沙沙响。听到二哥的话,就直起腰,向西边越聚越厚的晚霞瞅一眼,掉转过脸,对住东方升起的紫色暮霭出了一会儿神才答应了一句:“你们去吧。”

她实在调动不出谈兴。

大青往肩上一披的确凉衬衫,对妹妹说:“还有二三亩,我和你二哥明天解决,放你的假。”

大青仿佛为刚才的疏忽找个补偿。

“不用,大哥,在家里头我闷得慌。”白白真心地说,一闲下,思绪更乱。

二青到她身边,在朦胧的余晖里望着妹妹秀气的脸,他心里也为妹妹难过,乡中学的佼佼者,到高考的大场面上仍然无法跟城里那些高中生并驾齐驱,去年高考失利,补习了一年,还是托人情走门子,挤入城里赫赫有名的第一中学补习,到头来,又以十几分之差,失去了“进军罗马”的希望。

这个打击,对妹妹是相当沉重的。她一心想打破苏家祖祖辈辈没有大学生的格局,高考前夕,一派风萧萧兮易水寒,高考失败不复还的气概。

二青已经有了这种痛苦的经验,因此,劝妹妹:“向最坏处设想,往最好处争取,切不可只有一手准备,以免从希望的巅峰跌落失败的深谷,苦恼不堪。”

白白经过一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加上有过上次临场的经验,信心十足,而且有心向名牌学府冲刺。

二青只能对她那一腔天真幼稚的热情喟叹不已:“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他从自己的屡试屡败中已经领悟，乡中学的水平无法同那些城里的学校相比，人家随便拉出一位老师，就是本科或专科，而红烽乡中学里，学历最高的语文老师，只不过是“自修大学”毕业的“老三届”——初中生。

现实就这么明确，这么冷酷，你无法改变或者无法暂时改变它。

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么盲目乐观，雄心勃勃，焦头烂额，心灰意冷地过来的，第一次失败，总让人痛不欲生。失败的次数多了，就叫你的头脑变得清醒，变得现实，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人生了。人变聪明不是因为胜利，往往因为挫折。

白白兴致勃勃地考了，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又回到了茈茈滩这个村子里来。

时也运也命也，谁也说不清。

他面对这一张青春焕发，充满憧憬的脸，实在可惜，也十分同情，命运，或者生活，或者机遇，不论哪一个，对它可太不宽容了，太不公平了。

没办法，人生有它自己的指向，你不能靠想象或向往去改变它。

“白白，回吧。”二青在妹妹的脸上抚摸了几下，他比妹妹大四岁，妹妹是他哄大的，妹妹的屡试不中，他更心疼。

白白深深地叹了口气，向他笑了一笑：“早点回家，不要要得太晚了，又叫妈唠叨。”

她的笑容比夜色更昏暗。

二青走出躺下一片麦捆，还有一片麦子站在夜色中的麦地，跳过一道地堰子，追赶大青去了。

当他穿过一片没过头顶，散发着鲜嫩清香的玉茈地时，想到的是：“天底下有一层咱们这样的人，何必一棵树上吊死。”

他向逐渐点燃了一批批星光的夜空大喊一声：“路是人走出来的。”

附近割地的人开始收工了，不知谁听清了他气贯长虹的呐喊，清脆地说：“二青哥又在发威了！”接着是串串笑声。

二青吃了一惊，那是刘改兴的女子月果在说话，他似乎还从玉茈的缝隙中看到了那一双清波炯炯的眼睛和俏丽迷人的脸。



有人附和她的评论在笑。

“灰女子，”二青在心里啐她一下，赶快走出玉茭地。

他对月果怀有好感，论人样，月果在村里的女子们中间，不在妹妹和从从以下，从某种“观察点”来看，月果比她俩还略胜一筹。那一对贼亮贼亮，不时滴溜溜转动秋波的眼睛，尽管单眼皮，睫毛也不像“维也纳森林”，可它们挺大，的确不断泛起“多瑙河之波”，叫后生们甘心掉进去畅游一番。

从从和妹妹的眼睛总缺少月果眼里的那种精神。

可见，双眼皮或者三眼皮，并不完全决定眼睛的魅力。

二青扑哧笑了，寡不寡，人家月果又没向你发送什么感情的电波，用的着你脊背上挂箬篱——捞（劳）这份心吗？

二青笑完了，又叹口气。

在他眼窝里，开始突出另一个女子的形象。她不算好看，无法同红烽村上述“三大名旦”相媲美，相貌平平常常，一笑，右嘴角还有点歪，要说有什么与其他女子不同的，那就是两片嘴唇格外饱满，娇嫩，左脸正中央还多长出一粒绿豆大的“瘰子”。

这就是引弟，把二青闹得心神飘荡，也闹得苏家不安。

放下成群结队的黄花闺女不找，二青偏偏认住个“二茬茬货”引弟不放。

这件挺别扭、不合民意民心的事情，不仅大青皱眉头，就连一向以“现代人”自诩的白白，也并不十分赞成，不过，她对二青说过：“感情问题，我尊重你的选择。”

毕竟念过高中，又想踏入大学殿堂的人啊，多少有些共同语言。

二青心里清楚，妹妹对他和引弟的事从理智上从感情上决不会反对：她为他担忧，父母的阻力不可低估。

二青已经感受到了父母的压力。

他刚才叫大青出来耍水的美好兴致，这时正在低落。

引弟那一双忧伤的眼睛向他注视向他倾诉向他求援。她的嘴唇微微张开，脸颊上的黑“瘰子”更加醒目。

“二青，你真不嫌我，跟我好？”引弟第一次受到他火辣辣的爱抚以后，含着泪水这样说。

